

华夏奇幻系列小说

古董杂货店

1

南京出版社

联合推荐

江南 / 沧月 / 明晓溪



古董杂货店

1
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董杂货店.1/晋江原创网编.—南京：南京出版社,2005.3

(华夏奇谭玄幻系列)

ISBN 7-80718-068-4

I. 古... II. 晋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7250 号

书 名：古董杂货店(1、2)

作 者：晋江原创网策划

出版发行：南京出版社

社址：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：210018

网址：<http://www.njpbs.com> /www.njpbs.net

联系电话：025-83283871(营销) 025-83283883(编务)

电子信箱：webmaster@njpbs.com

责任编辑：樊立文、李静婷

装帧设计：薛峰、刘璟

印 刷：丹阳市教育印刷厂

开 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288 千字

版 次：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0000 套

书 号：ISBN 7-80718-068-4/I·3

定 价：38.60 元(共二册)

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

店主的话：

本店自开张以来得到各位新老顾客的关照和支持，在此深表感谢。

特应各位新老顾客要求明确本店宗旨及经营范围，方便各位光临。

本店宗旨：童叟无欺，竭诚服务，力所能及，皆大欢喜

本店经营：各种奇闻怪谈，各类古玩字画；

如有需要也负责鉴定、估价、中介；

其余相关古董项目略有涉及，如不嫌弃亦可代为处理。

以上乃本店开业至今一贯不变之根本。请各位新老顾客多多包涵，多多担待。

如有相关意见和需要请光临本店或登陆

本店论坛：[Http://27.jjwxc.net](http://27.jjwxc.net)

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，我们期待着与您更亲密的合作！

白月、红云

<http://27.jjwxc.net>
我们的名字

目录



97	-----	古伞 丁香结
125	-----	发钗 夕阳
148	-----	臂搁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
169	-----	玉梳 魂牵梦萦
188	-----	葬器 温明

店主的话 ----- 1


古书 ----- 4
古书奇谭

古琴 ----- 25
清微淡远


扇子 ----- 49
江南一梦

翡翠香炉 ----- 73
故人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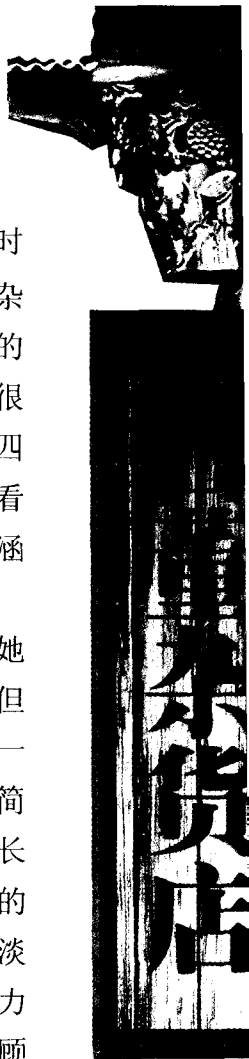
古董杂货店



在这闹市街的拐角处，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一家店，名字叫“古董杂货店”。店面看来很不起眼。这里不像一般的古董店总有一点阴郁之气，而是让人感觉很清爽整洁。门口没有柜台，只有一张古旧的四方茶桌，几把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椅子，但看上去很是舒服。那颜色线条似乎样样都蕴涵故事。

老板是这家店吸引来往人群的亮点。她们是一对双生姐妹，有一样的面孔和身材，但是你绝对不会把她们弄混。姐姐叫白月，是一位端庄优雅的古典美人，她时常穿着一袭简单精美的旗袍；妹妹叫红云，一头大波浪长发，经常穿着各式最新潮的服饰，总是把她的宝贝摩托车停在店面的背阴处。白月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她似乎有一种天生让人平静的力量，多数时候都是她一个人待在店里。这里顾客不多却也不断，而货物总是出出进进，外人永远不知道这里究竟有多少东西。门开了。白月抬起头，带着一贯的笑容“先生，欢迎光临！您需要些什么吗？”

来人是一个顾身玉立的俊雅青年，举手投足间，洋溢着一种飘逸洒脱的气质。“我要一幅画，上面画着向日葵。”





“先生真抱歉，今天女神不在家。我能为您推荐其他的东西吗？”白月还是优雅地笑着。

姐姐细语柔声，妹妹利落豪爽。没有人知道她们从哪里来……

哦，忘了介绍，她们不仅仅卖古董，还有……

没错，就是那神秘悠远的时间记忆。

什么，你也有兴趣？

那还等什么？快进来看看吧！

你看，白月已经泡了一壶好茶在等你了……

蒋胜男

古书奇谭



古
女
高
品
一

古董店里非常安静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让人觉得暖暖的。白月愉快地伸了个懒腰，把眼睛从账本上移开。

红云跑到欧洲去了，少了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，她享受到了难得的清静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红云在的日子，总能让这个古董店热闹非凡，总能招来各类花仙、精灵、吸血鬼之类的，店里每日都似万圣节一般。

今天是月底了，看了这个月的账目，除去人工烛火，基本还算收支平衡，白月觉得算是满意了。古董店里的业务不是不挣钱，只可惜莫名其妙花掉了。

古老的红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一个不起眼的中年人，一脸的小心翼翼：“请问这里是古董店吗？”

白月站起来：“是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
那人见是一个年轻女子，有些不相信地说：“我找你们负责人白月。”

白月微笑：“我就是白月。”

那人拿出一条白手帕，擦了擦汗说：“哦哦哦，那个介绍我来的人是说找白月的。我姓蒲，蒲松龄的蒲。”

白月觉得好笑，揶揄道：“不知道蒲先生跟蒲松龄有什么关系？”

她本是一句玩笑话，不料那个人却严肃起来，十分庄重地告诉她：“我叫蒲十八，正是蒲松龄的第十八代子孙。”

白月只得暗中翻了翻白眼，喃喃地道：“幸亏你不姓茅，这儿也没有韦小宝……”

蒲十八听了个隐约，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白月连忙给一个笑脸：“没什么，我是说你有什么东西要卖吗？”

蒲十八清了清喉咙说：“是这样的，你知道，我是蒲松龄的后代，我们的祖先是……”

白月连忙掏了掏耳朵：“是是是，您祖先是谁地球人都知道，请您赶快进入正题吧！”

蒲十八支支吾吾了老半天，像是要说出有关地球生死存亡的大秘密似地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是……这样的，白小姐，上个月，我们山东乡下的祖宅因为拆迁，在地下挖出了一个樟木箱子……里面发现有许多的手稿，上面写的都是有关鬼狐的故事。我想请你鉴定一下，这是不是我祖上蒲松龄大师写聊斋时的手稿。”

“聊斋的手稿？”白月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可真是考古学上的一大发现，她想了想，疑窦顿起：“蒲先生，如果真是蒲松龄的真迹，你为什么不上博物馆或考古所鉴定去？”

蒲十八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一脸愤慨地说：“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不识货的。说什么这手稿不是蒲松龄的。哼，我蒲家后人从蒲家老宅里拿出来的，怎么不是蒲松龄真迹。一旦鉴定了是真迹，我就拿到富士比拍卖行去……”

白月不得不阻止他继续发挥下去：“蒲先生，请问你的手稿带来了吗？”

蒲十八“哦”了一声，连忙走出去。过了片刻，他和一个司机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樟木箱子抬了进来。

白月打开樟木箱子，看着里面一卷卷泛黄的手稿，心里一怔，这倒是年代的人家出来的东西。樟木虽不贵重，好在木质密实又防蛀，实在比现在市面上的那些杂木家具质量要好，如今却少有人用了。这箱中手卷数百年保存下来，却难得完好，虽然因为年代久远而显得发脆，但没有一点虫蛀的痕迹。

白月翻了翻手稿，数百年的古书拿在手里，似乎有了生命似的，缓缓地叙述着它们的故事。白月抬起头对蒲十八说：“蒲先生，这的确不是蒲松龄的手稿，因为这些手稿上虽然也都是说一些鬼狐故事，但是笔迹墨色参差不齐，不像同一个人的笔迹。”

蒲十八的脸色顿时黯了下来：“怎么人人都这么说！”他垂头丧气了一会儿，又抬起头来：“那，你帮我鉴定一下，看看能值多少钱？值一百万吗？”

白月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：“你真的姓蒲吗？我看你应该姓钱才对！”

蒲十八听得出她的讽刺，却也不惭愧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蒲松龄穷了一辈子，给全中国留下了聊斋这样的文化遗产，我作为他的后人，居然不能分享一点，你说这世道公平吗？我上次去

找聊斋的电视剧摄制组，要求版税，居然没人理我。你说说……唉，算了，那个，白小姐，你说这个手稿，拿到拍卖行到底能值多少钱？”

白月坐下来，一页页地翻看着手稿。整个古董店里静悄悄，只听到宣纸翻动的声音。蒲十八坐在那儿，大气也不敢喘地看着白月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太阳也渐渐西斜，白月放下书卷，有些疲惫地揉揉眼睛，蒲十八立刻站了起来：“白小姐……”

白月今天已经是第N次想告诉他自己不姓白，不过一想起他滔滔不绝的牢骚，还是算了：“蒲先生，这手稿上找不出任何的题跋标记来，也无法证明是哪个年代的。当然，通过对纸质进行光学鉴定或许可以大致论定，不过价格昂贵，可能这些手稿的价值还不足以支付这笔费用。里面的每一篇故事，都是断简残章，和聊斋故事似乎相似，但不同之处也不少。或许这些是当年蒲松龄搜集过来写聊斋的原始资料。但是，一来没有完整的故事，二来作者都是无名氏，这里都是一些狐异故事，没有时代特殊性，博物馆和考古所恐怕都不会收藏。除非是一些特殊性质的民间收藏家或者图书馆，作为收藏品的一种可能收藏，但是往往不会出高价。”

蒲十八听了她的话，立刻变得垂头丧气。白月看了他的脸色，心中明白：“蒲先生，恐怕你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了吧？”然后就是蒲十八的嘴一张一合，白月的耳朵自动消音一个小时。蒲十八留下了那箱书稿。

说实话，那箱书稿留在古董店里，怕也难卖出去。可是蒲十八在一个个发财梦的破灭之下，走投无路地硬要把这箱古书留在店里寄卖。要是换了平时，白月一定会婉言而无情地拒绝。可

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个下午，那一篇篇没有完结的狐恋情深故事好像闯入了她的心底，私心而论，她想留下这箱古书，她想看看这其中的世界。

白月很自私地想，等看完了还没有人要，再还给蒲十八吧！

送走了蒲十八，关上了店门，白月把樟木箱子拖到库房里，然后，拿着最上面的两卷书稿走到楼上。

这是她的祖宅，楼下是古董店，楼上就是她们姐妹的住处。泡了一个玫瑰花浴之后，她打开柜子，取出一只供春壶，泡了一壶今年新出的蒙顶绿眉茶，点亮一盏明代宫灯，躺在李香君用过的紫檀木榻上，营造出一副明代的气氛来，美美地拿起书稿来看。

当然，明代的宫灯里点的是灯泡，紫檀木榻上面铺的是今年巴黎最新款的软垫。白月叹了一口气，真要全部回归古代的话，没有电脑，没有卫浴，就叫人受不了了。

白月直接拿着供春壶对着壶嘴喝了一口绿眉，供春是紫砂壶始祖，供春壶据说存世只有一只真的，现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，恒温恒湿，用最严密的防卫保护手段守着。白月自问没本事拿到，她手中的这只供春是上次穿越时空时打唐伯虎家捞来的。

“文登某生少有重名，一日暮过荒落之墟，闻女子啼松柏间，近临则树横枝有悬带，若将自经。某诘之，挥涕而对曰：母远出，托妾于外兄。不图狼子野心，畜我不卒。伶仃如此不如死！言已复泣。某解带，劝令适人。虑女无可托者，请暂寄其家，女从之。既归，挑灯审视，丰韵殊绝……”

不知不觉，宫灯轻轻爆了一下，发出一种瑰丽的色彩，白月缓缓地睡去。

她站在一个院子里，里面种满了奇花异草，白月轻轻地走进去，闻着异香扑鼻，恍若神仙境界。现代都市里，怎么还有这样雅致的一间院子？

顺着香气，她走到一个茶藤架下，一面书窗，一个男人正在伏案睡着，嘴角挂着微笑。

一阵微风，吹落几片叶子，飘落在他的额上，站在窗外的白月忍不住伸手帮他拿下。手一伸近，如同梦魇似地，她怔住了：“天下竟有如此俊秀的男人！”

他睡得那么甜，笑得那么幸福，这样的神情，能够引起天下任何一个女性的怜惜。白月的手不由地轻轻触及他的鬓边，那指尖的一点温度传来，如同触电似的直冲心脏。

那男子轻哼一声，眼睛慢慢睁开。白月吓得连忙后退，这样闯进人家家里，惊破他人梦，实在是令人想逃跑。

白月正想转身，她留在那人额边的手还没来得及抽回，却已经被他温柔地握住了，只听得一声低如叹息的声音：“月，你终于来了！”

白月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人轻巧地跳过窗台，将呆若木鸡的自己拥入怀中，然后，深深地吻了下去。

她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……

一缕阳光刺眼地照射白月的眼睛，她觉得整个人被魔住了似的，脑子清清楚楚地想要站起来，却怎么也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，甚至连眼睛也无法睁开。

不知不觉一滴眼泪流下，忽然之间，她就能动了。

缓缓睁开眼睛，整个人的感觉似乎仍然留在那开满杜蘅的小院中，茶藤书窗边；那耳边似乎还留着昨日那人温柔地呼唤，

身上犹感觉那人温暖有力的拥抱。可是眼前却是亮着节能灯泡的明代宫灯，一眼望去可见远处高楼顶上巨大的广告牌。

一刹那间，有些恍惚，不知道自己是梦到那个小院，还是在那个小院中做梦，掉入此间。呆呆地坐起来，仔仔细细地想了一回，才梦游似地到洗手间准备洗漱。

一照镜子，整个人都吓了一跳，只见镜中人双颊飞红，两只眼睛水汪汪地妩媚无比，透着一股似喜似嗔的风情来。蓦然间想起《红楼梦》里形容林黛玉的两句话来：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地“呸”了自己一声：“不害羞的，当自己是林妹妹呢！”忙将冷水扑上自己的脸。

洗漱完之后，白月开门走下楼去。

走在楼梯上，只觉得今天特别不一样，就像踩在云里雾里棉花里。心情前所未有的好，可是身外的一切事务却觉得格外虚幻似的。

白月打开店门，让阳光照进古董店里。昨天这一觉睡得好沉啊，居然已经中午了。摸摸肚子好像没那么饿，还是打电话叫了一客外卖送过来。

她回头按常例拂去每日的灰尘，阳光下阴影格外明显，使得每一件千百年的古物层次分明，似有了无穷生机。她含笑着抬头，忽然间眼睛像是看到了一件不能置信的事，笑容停在了她的脸上。

挂在墙上的电子钟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：4月2日14点10分。

她拿着书往楼上走的时候，看过一眼这只电子钟，那时候显示是3月31日18点05分。

她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因为是到了月底，她在翻看账册，然后，蒲十八带着他那只大樟木箱子和一肚子发不了财的牢骚走进来……

直到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才把白月从呆滞的状态中惊醒过来。白月梦游似地开了门，日日来送外卖的打工男孩小周带来一份比萨和一杯简易咖啡。

放下外卖，小周正要离开，白月问：“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？”

小周露出黑人牙膏似的笑容：“今天是四月二号啊，白月小姐。”

白月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：“真的是四月二号，不是四月一号吗？”

小周装出一副受不了的样子拍拍额头说：“天哪，总不能天天都是愚人节吧！”

白月轻轻叹息一声：“对啊，四月一日是愚人节！我这一觉睡得错过了一个愚人节！”

小周走了，白月抬头，看着电子钟，像是仍然不能置信，愚人节真的过去了吗？

喝了一口仍是热着的咖啡，一股暖意从咽喉落到胃里，一股暖洋洋的感觉升起，她的肠胃有将近四十个小时没接受过东西了吧！只有肠胃对食物的感觉，是确实确实存在的。

但是这能说明什么？白月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，只不过是自己贪睡，多睡了一天而已。

一个下午在发呆中度过，天渐渐黑了。白月关上店门，步行去前面一条街的牛排馆吃晚饭。饿了四十多个小时的肚子，就算吃上两客牛排也不过分吧！

吃完牛排回来，却看到古董店门口停着一辆跑车，一边的座位上，放着一大把香水百合，足有五六十枝之多，热热烈烈的一大捧！

白月目不斜视地走过，掏钥匙开门的时候，一只大手按在了门上：“请问，您住在这里吗？”

白月抬起头来，叹息一声，这一下，她又不知道，自己是从梦里走出来，还是走进了梦里去。世界上的绝品男人都在这两天里出现吗？

“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”抬起头来的白月，是绝对不会让一个陌生人看到她的迷茫与惊艳的。

那是个混血儿，长得犹如年轻时代的肖恩·康纳利，看仔细了，才能发现他比肖恩·康纳利多一点华人的血统。年轻版康纳利彬彬有礼地问：“请问安妮小姐今天在家吗？”

这个情景很像是 007 电影的对白。白月以同样彬彬有礼的态度说：“请问您是在什么时候，见到安妮小姐？”

“康纳利”微微一笑：“昨天，在假面舞会上，我们相互认识。舞会结束后，我送她到这里下车的。”

白月继续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们有约吗？”

“康纳利”神情自信不变：“没有。但是我们应该再见面，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接她！”

白月终于微笑了：“您好像忘记昨天是什么日子了？”

“康纳利”的脸色终于微微有些变了：“您的意思是愚人节？”

白月在他松手的那一刹那，用力将钥匙一扭，门打开了。白月走进来，点亮了灯：“请进来吧。我该怎么称呼您？”

“查尔斯。”那人立刻恢复了镇定，走了进来。